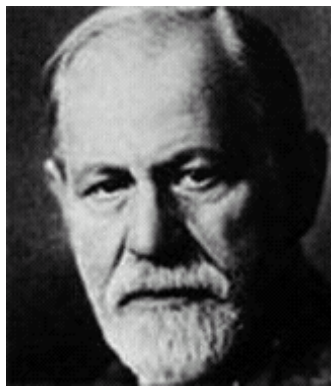


3. 《精神分析引论》(1917)①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本书精要】：精神分析这门科学的特点不在于它所处理的材料，而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被应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科学和神学，以及神经症理论，而不会丧失其基本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所得不是别的而是发现精神生活的潜意识。在本书中，弗洛伊德以“心理冲突”和“泛性论”的观点，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过失行为、梦和神经症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系统的阐述。

【作者介绍】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是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和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发起者。1856年，弗洛伊德诞生在摩拉维亚的弗莱堡小镇上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母亲温柔而热情，是其父的第三任妻子。除两位已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外，弗洛伊德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的最爱，家中的权威。弗洛伊德四岁时全家迁到维也纳，从此他在那里生活了将近80年。弗洛伊德智力超常，自幼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对文学有特殊的兴趣，尤其推崇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此外他还有惊人的语言天赋，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还自学过西班牙语和希腊语。

19世纪末的奥地利社会，犹太人处在民族压迫的最底层，法律和医学是他们可以发挥影响的少数领域之一。受当时非常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弗洛伊德产生了进一步探索人类自身的志向，于是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1881年，弗洛伊德获医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 (Carl Brühl) 的指导下，弗洛伊德研究了雄性鳗鱼的生殖系统，随后撰写了一些解剖和神经科学的文章。此外，他还曾连续三年聆听了布伦塔诺的哲学课，了解了意向、意向学等概念。毕业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弗洛伊德放弃了他所钟爱的生理学研究，开始从事临床医疗，主要是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工作。那时，催眠术作为治疗神经病症的一种科学方法，已得到一定的认同。1885年和1889年，弗洛伊德两次分赴法国，向精神病学大师沙可 (Jean Martin Charcot) 和伯恩海姆 (H. Bernheim) 等人学习催眠术。回国后，他和布洛伊尔 (Josef Breuer) 合作，采用宣泄和催眠的方法治疗癔症，于1895年出版了《癔症的研究》，标志着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的几十年，他将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中。1908年创办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1910年发展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1919年创建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1938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而迁居英国，1939年病逝。

精神分析是一种研究潜意识的方法，它以莱布尼兹、赫尔巴特、费希纳、哈特曼等人有关无意识的论述，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以及当时流行的未来享乐主义为哲学基础，同时它还产生于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治疗的临床实践，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19世纪末的维也纳，处在维多利亚晚期伪善道德观的统治之下，人们对性的欲望同宗教文化观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尤其在犹太社会，性的禁忌更加严厉。这种背景下的临床实践，使弗洛伊德提出性的冲突是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为前提寻求解决之道。所以，精神分析也是一种治疗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技术。

弗洛伊德因创立了精神分析而名垂心理学史册。著名的心理学史家波林评价说：“谁想在今后的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通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同时，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精神病学范围，而且还渗透到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美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弗洛伊德的著述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有：《梦的解析》（1900）、《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性学三论》（1905）、《图腾与禁忌》（1913）、《精神分析引论》（1917）、《超越享乐原则》（1920）、《自我与本我》（1923）、《文明及其缺憾》（1930）、《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3）。

【作品内容概述】

《精神分析引论》是弗洛伊德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对弗洛伊德早期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是了解和研究精神分析的必读之作。该书由弗洛伊德在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大学授课的讲稿组成，全书分三编28讲，共26万字。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以“心理冲突”和“泛性论”的观点，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过失行为、梦和神经症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系统的阐述。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过失行为都是有一定动机的，是无意识和意识矛盾冲突的产物；同样，梦作为一种心理过程，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的变相满足，因此释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神经症是两种相反的心理倾向相互冲突的结果，其中一方为被压抑的性本能的潜意识欲望，另一方是压抑它的自我本能的理性规范，因此消除压抑是解除神经症的根本途径。整本书通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引导，使读者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一、过失心理学

在绪论中，弗洛伊德开宗明义指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一种治疗神经症患者的方法。对一个初入门者来说，要学习这种方法，不可避免会遇到三种困难：首先，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不同于传统的医疗训练。在传统的医疗训练中，医学教师扮演了指导者和说明者的角色，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觉可以跟对象直接接触，从而确信事实的存在。但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除了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对话外，别无其他；而且这种对话是不允许旁听的。所以，要学习精神分析只能依赖于别人的间接讲授。此外，在有实际经验的分析者的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学习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学习者所接受的教育。先前的教育使学习者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成见，倾向于用解剖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待有机体的机能及其失调，并怀疑或否认精神生活的科学性。这与精神分析运用纯粹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精神疾病是背道而驰的。第三个困难是由于精神分析有两个基本假设触怒了整个世界，使之不受欢迎。第一个假设是：心理过程自身是潜意识的，而且整个心理生活中只有某些个别的活动和部分才是意识的，这一假设冒犯了理性的成见。第二个假设是：性的冲动——包括广义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症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同时为人类心灵最高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这一假设触犯了人类的美育和道德成见。

弗洛伊德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失误动作有三种：口误、读误和听误，暂时性遗忘，以及贻误行为、误放或遗失等。这些失误动作彼此是有内在联系的，是有意义的心理现象。在此之前，语言学家梅林格和精神病学家迈耶尔等人就曾以描述的方法探讨过失误动作，他们将各种各样的歪曲分为倒置、前音、后音、混合和替代五种。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作者所给出的解释是很不适当的，研究口误与其求助于语言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不如求助于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家。

有些口误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含义。例如，议会议长在致开幕词时说：“我宣布散会。”还有一些口误只是在所要表达的意义之外增加了第二个意义。例如，一个年轻的男子问一个不认识的女子他是否可以“送辱”她。送辱（begleitdigen）一词可分成“侮辱”（beleidige）和“护送”（begleiten）。这些口误可理解为想要说的两段不同的话之间的混合或互相干扰，在第一种情况下，一种意向完全代替了另一种意向；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一种意向歪曲和更改了另一种意向，结果产生了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混合。另外，口误是有小的情绪现象相伴的，且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传染性。

读误与口误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它会依赖于字形相同的原则，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因素会在其中起作用：一是两种目的之间的冲突；二是两种目的之一被压制，它产生失误动作以求补偿。对于遗忘来说，通常都可以追溯到一种相反的思想倾向。例如，Y先生爱上了一位小姐，但不久该小姐却与X先生结婚了。Y先生虽然早就认识X先生，现在他却突然忘记了他的名字，以至于每次写信之前总要向别人询问。很显然，Y先生是想要彻底忘掉他的情敌。同样，贻误、误放和遗失也都是具有一定目的的。由此，弗洛伊德揭示出了失误动作之谜：它们不是随意发生的现象，而是重要的心理活动；是两种意图互相干扰的结果；是有意义的。

二、梦的象征作用

梦和失误动作一样，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之所以要将梦作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为神经症研究提供最好的准备，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的症状。各种梦具有哪些共同特点呢？首先，它们都是在睡眠中对刺激的反应方式；其次，梦中大部分经历都为视觉形象，情感也可能会出现，同时还交织着思想。白日梦并不是梦的一种，它不具备上述的两个共同特征，它实际上是幻想的产物，用来满足梦者的各式各样的野心和情欲。文学艺术就是以白日梦为题材的产物。

既然梦不是一种躯体现象，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心理现象，那么在具体的情境中又应该采用何种技术来分析梦者所做的梦呢？弗洛伊德认为，梦者很可能知道梦的意义，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它而已。在释梦过程中，分析师应该首先把梦分析成若干元素，并且就其中的每种元素向梦者追问含义，如果梦者仍坚持说不知道，那么就给他施加压力，最终，他能以梦为起点回忆过去的事件或遥远的往事。

梦的成分本身并不是其原有的思想，而是梦者所不知道的某种东西的替代物。释梦就是借助于“自由联想”，把被替代的结构从潜意识引导到意识当中。所谓“潜意识”也就是“此刻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释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些潜意识的材料。在释梦的过程中，分析师应遵守三个原则：（1）不论梦的表面意义如何，无论合理或荒唐，都不要去管它；（2）把工作限定在思考各个成分的替代观念上；（3）耐心地等待所要寻找的潜意识材料自然而然的出现。梦的表面意义是梦的显意；其背后的潜意识思想，也就是通过联想而得到的东西，是梦的隐意。每个具体的梦都包含有显意和隐意。梦的显意和隐意之间的关系有四种：（1）以部分代替全体（即显意的成分是隐意的一个组成部分）；（2）暗喻；（3）意象（抽象的思想在显意里化为代替的意象，以达到隐藏的目的）；（4）象征作用。

儿童的梦是没有歪曲或很少歪曲的梦，它们简短、清楚、一致、容易理解而较少含糊。当然成人也具有一些与此类类似的特殊的幼稚的梦。对于这种梦的分析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因为它们的显意和隐意是一致的。这种梦是对先前经历过的未实现的遗憾、渴望、愿望的一种反应，梦是这些愿望得到了直接的、没有伪装的满足。通过对儿童的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有关梦的如下特点：梦的机能在于保护睡眠；它起源于两种相互冲突的目的，一种是保持连续睡眠的需要，另一种是努力满足心理刺激；梦是有意义的心理活动的证据；梦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即愿望的满足和幻觉体验。

弗洛伊德认为，除上述的这种梦外，其他所有的梦都是经过了伪装和歪曲的。造成这种歪曲原因之一就在于梦的“稽查作用”，对材料的省略、修改以及重组是梦的稽查作用活动的方式。后两者也合称为“移置”。稽查作用所反对的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欲望冲动，它们往往具有无限制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有悖于伦理、审美和社会的要求。这样，梦的歪曲程度是两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受到稽查的愿望越不可告人，其歪曲程度就越大；另一方面，当时的稽查要求越严厉，其歪曲程度也越大。

在释梦的过程中，分析师还会遇到来自梦者的抵抗，其表现形式就是批判的反对。这种抵抗为我们的释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从另一角度说，它也可能起到一种刺激作用。因为我们往往是在从梦的成分的替代物前进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潜意识材料时才会遇到抵抗，因此，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替代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种重要的东西，即梦者的潜意识愿望。遇到的抵抗越小，说明替代物距离潜意识越远；遇到的抵抗越大，说明替代物距离潜意识越近。对解释的抵抗，不过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它向我们证明了在引起梦的歪曲中，稽查力量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作为一个常设机构，以保持梦的歪曲。

除了稽查作用之外，象征也对梦的歪曲负有责任。所谓“象征”是指梦的成分与其解释之间的固定关系。梦的成分本身就是梦的隐意的象征。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比拟，它并非梦所独有，也非精神分析所独有。最先发现象征作用的是哲学家施尔纳（Schermer, K. A.），精神分析证实并修正了施尔纳的发现。弗洛伊德指出，梦中绝大多数的象征是性象征。男性生殖器常以“三”这个神圣的数字来表示，其象征物可以是一些形状相似的东西，如手杖、伞、竹竿、树干等；也可以是具有伤害性或穿刺性的东西或火器，如小刀、匕首、矛、各种枪炮等；还可能由某些能流出水的东西来替代，如水龙头、水壶、泉水等；甚至还可以是铅笔、锤子、指甲锉刀、复杂的机器等。女性生殖器则以一切具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事物来象征，如坑、洞穴、柜子、口袋、房间、珠宝盒、风景、花卉、拖鞋等。另外，还有一些象征可兼用于男性和女性，如小宝宝、小男孩和小女孩。手淫以滑动、溜动及折枝来表示，拔牙或掉牙则象征着用宫刑作为对受手淫的惩罚。梦到飞行往往象征着一般的性兴奋或勃起。爬楼梯、登山、上下走动则象征着男女性交。弗洛伊德之所以要将梦中一切东西都看作性的象征，主要就来源于他对神话故事、笑话和戏语、民间故事，以及各民族的习惯、风俗和歌曲所做的研究。

弗洛伊德将隐梦转化为显梦的工作称为梦的工作，反过来说，从显梦中推知隐意、复原隐梦的工作就是释梦。梦的工作有四个成就：第一个成就是凝缩作用，通过凝缩作用，显梦具有了比隐梦少得多的内容。凝缩作用具体表现方式有：（1）整个隐梦成分完全失去；（2）只有一部分隐梦中的情结转化为显梦；（3）某些相同的隐梦成分在显梦中合成为一个整体。梦的工作的第二个成就是“移置作用”，它以两种方式显现：其一，一个隐意成分不是由自己的一部分来代替，而是由较为无关的其他事物来代替；其二，精神的重点从一个重要的成分转移到另一个重要的成分，使得梦以不同的中心和异样的形态出现。梦的工作的第三个成就最为有趣，它是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视象，这也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以上的三个成就就会使得隐梦在外显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但我们的梦又为何看起来总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呢？这就要借助于梦的工作的第四个成就——“润饰”。润饰作用使用穿插交错的方法，将以上梦的工作的产物合成一个整体；在必要的地方，它还会把梦的材料安排成与隐意迥然不同的次序。

梦的工作的表现形式是原始的或退行的。因此要继续研究梦的工作就不得追溯到两个时期：个体的早期经验和整个种族的早期发展。这一观点中显然暗含着进化论的思想，即每个个体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演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个体不能获得的象征关系正是这种发展的残余。个体童年时期的许多经历看起来早已被遗忘，实际上却并未消失，只是被保存在潜意识当中，通过彻底的分析就能将它们召回。在梦中，这些被遗忘的早期经验也会被回忆出来。例如，一位妇女梦见自己很想看到心爱的女儿死去。经过分析发现，这个女儿是一场不幸婚姻的产物，在她怀着这个孩子时，因为和丈夫吵架，盛怒之下，曾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身体，希望把孩子打死。这种带有除掉某人愿望的梦大多数应归于梦者无限制的利己主义。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幼小时常常会表现出这种利己主义，儿童总是先爱自己，即使爱别人也是因为他需要他们，但正是这种利己主义教会他们如何去爱。

还需提到的是，幼儿很早就有内容丰富的性生活，虽然这种性生活与正常的性生活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儿童可以被描绘为“多形变态”者，他们的性欲所指向的都是自己最亲爱的人，而且快感带也不仅局限于性器官，其他身体部位也可以提供类似的快感。大多数人梦中所表现出的依恋异性父母、排斥同性父母的倾向（即“俄底普斯情结”），正起源于这些幼年的早期经历。

梦的这种倒退作用，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不仅将我们的思想译成一种原始的表现方式，而且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的特点。这些古老的幼稚的特性，以前曾独占优势，后来却只得退回于潜意识之内。强烈的被压抑的潜意识加上有意识思想的影响，构成了退行作用的条件。这可视为关于梦的性质的最深刻的了解。

我们反复说愿望的满足是梦的主要特性，但同时梦中又常伴有焦虑等不愉快的情感，这两者之间是否矛盾呢？当然不会。之所以出现焦虑的梦，原因有三：首先，梦的工作也许不能完全成功地实现愿望，以致梦的思想中一些不愉快的情感会出现在显梦中。要知道，梦的工作改造情感意义要比改造内容困难得多，情感有时是很倔强的，因此，

在梦的工作中，梦的思想中不愉快的内容转换为愿望的满足，而不愉快的情感则保持不变。其次，虽然说愿望的满足必然会带来快感，但梦者与他的愿望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他摒弃并稽查这些愿望，因为它们的满足不能给他带来愉快，这种不快常会以焦虑的形式出现。最后，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存在颇多“惩罚”倾向，它们强大有力，我们可将其视为某些“痛苦”的梦的主因。惩罚本身也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满足的乃是检查者的欲望。

梦的研究证明了精神分析的前提——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本质，是研究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便利方法，也为神经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神经症

精神分析认为，神经病症候和过失行为、梦一样，都是意义的，与人们的内心生活和潜意识有相当的关系。潜意识的发现对人的自尊心是一个打击，所以神经病人往往对治疗做出强有力的抗拒。这可以通过一个小的症候动作来加以说明。弗洛伊德注意到，有时病人走进咨询室时，会忘记关门，而且疏忽只发生在候诊室里只有一个病人时。可见，这一动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的和有意图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弗洛伊德列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年轻的军官请弗洛伊德为其53岁的岳母治病。一年前，这位妇女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指控她的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幸福的生活遭到破坏。尽管后来发现，此信纯属诽谤，但老妇人一看到或听到该女子就又会表现出痛苦和不信任。

对于这样一个嫉妒妄想的病例，精神病学者往往试图从病人的家族史中寻找根源，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种妄想是独立于匿名信而存在的，它早就以愿望的形式存在于患者自身。由于病人在潜意识中对其女婿情有独钟，这种爱令她感到压力，于是她便借助于移置作用，幻想丈夫也与某个年轻女子私通，来为自己开脱。

然而，精神病学研究同精神分析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组织学同解剖学的关系，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始终的。

创伤的固着帮助人们形成了对待生活的特定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神经症的普遍特征。对癔症、创伤性神经症以及强迫神经症、健忘症的研究都支持这一发现。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个无意义的观念和动作寻找其发生所需要的过去情境。神经症的症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与其他区域相隔离，这个区域就是潜意识。任何神经症的症状及其意义都是在潜意识中建构的，症状的形成是对另一种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替代。只有当这些潜意识过程进入患者的意识时，神经症的治疗才会完成任务，症状才能消失。

然而具体的分析过程并非如此简单。在分析治疗中，分析师时常遇到来自患者的多变、巧妙而有力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就应该教导患者安静下来，进行自我观察，然后向分析师依次报告他能够内在知觉到的一切情况（包括情感、思想、记忆等），而不要对联想到的观念进行任何选择或取舍。这是分析过程应遵循的基本的技术规则，治疗的成败与时间的长短，就取决于患者是否遵从这一原则。然而抵抗也并非总是有害的，它们包含着许多来自患者过去的重要材料，通过精妙的技术，这些材料最终会成为对分析最好的支持。弗洛伊德早年曾使用过催眠方法，但后来认识到这种方法不可能理解疾病的动力，因为在催眠状态下，医生观察不到患者抵抗，因而他又改用了自由联想法。对抵抗的认识是如此重要，以致于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承认：“可以说在我取消了催眠的帮助之时，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抵抗过程向我们证明了神经症的致病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压抑。为了说明压抑，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心理结构。在这个心理结构中，潜意识类似于一个“大前房”，意识停留在与之毗连的“接待室”。在这两个房间之间，有一个守门人，他对各种心理冲动加以考查、检验，如果这些潜意识使他不快，他就会阻止它们进入接待室；被允许进入房间的那些兴奋也只有能够在引起意识的注意时，才能成为意识。因此，这个接待室可称为前意识系统。前厅中的潜意识冲动是另一个房间中的意识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些冲动冲到了门口，又被守门人赶回去，那么它们必然不为意识所接受，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作压抑。在神经症的病例中，受到压抑的都是性的经验和性的愿望，可以说，神经症的症状为患者的性愿望的满足提供了服务，是其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性满足的一种替代。当然，症状不仅仅会以积极的性满足为目的，如癔症；有时也会以消极的性抑制为目的，如强迫神经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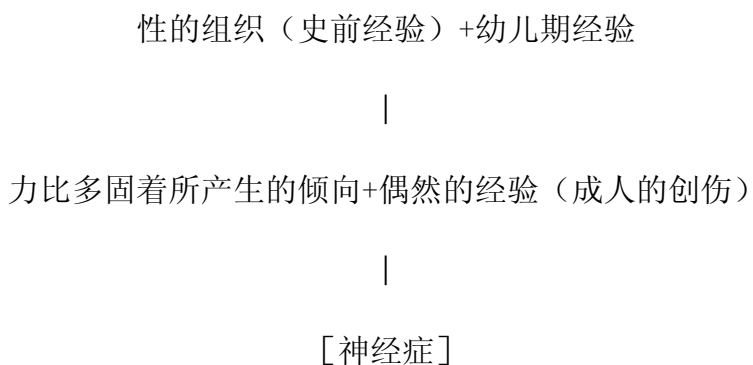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所谓的“性”要比狭义的“性”概念宽泛得多，它指的是力比多机能，也就是本能得以显现的力量；不仅包括以生殖为目的的各种活动，还包括性倒错和儿童的性生活。性倒错都是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现象，它可以分为同性恋和性变态。后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性对象已改变，即以对方的其他器官、部位甚至是某些无生命的物品作为性欲望的对象；另一类人的性目标已改变，这类人包括偷窥癖、露阴癖、虐待狂和受虐狂等。他们性欲的目标仅为正常人的性引导或预备动作。这两类性倒错者又各分为两种：第一种在现实中求得性满足，另一种仅在想象中求得满足。

正常的性生活和性倒错都是由儿童的性生活发展而来的。儿童的性生活是指儿童期寻找器官快乐的早期活动。婴儿的吸吮动作并不仅仅受饥饿所驱使，还会为他们提供带有性意味的满足，这种的吸吮也因此被称为“享乐性吸吮”，嘴和唇区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性感带”。继口唇之后，儿童性活动的中心转移到排泄器官，肛门又成为性欲活动的中心。整个婴儿性活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婴儿为满足有机体的需要，表现出一种自淫行为，即在自己身上寻求和发现性对象；二是婴儿的性生活具有性倒错的特征。儿童三岁之前的性生活与性别无关。他们把男子生殖器看作两性所共有（至少男孩是这样）。随后男孩发现他的妹妹或小女伴并不具有阴茎，由此产生了“阉割情结”，而女孩则产生“阴茎嫉羨”。六岁到八岁是儿童性发展的停滞或退行时期，也称为“潜伏期”。在这以前所有的心理经验和冲动，此时都渐渐被遗忘。各种精神分析的目的，都是要将这个被遗忘了的时期召回到记忆之中。总的来说，前生殖期（青春期之前），处于主导地位的不是生殖本能，而是虐待狂和肛欲本能，这时起作用的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分，而非男女之间的性别区分。到了青春期，人们已经能够自觉摆脱对儿时性对象（如父母）的依恋；但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摆脱是失败的，即他不能将力比多引向一个新的性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底普斯情结的确可视为神经症的主源。

力比多机能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成为正常的生殖机能。这种发展会涉及到两种危险：一是停滞；二是退行。一部分力比多机能在发展的较早阶段中出现发展的停滞叫做固着或本能的固着；已经向前发展的力比多机能又后退到早期的发展阶段称为退行。固着与退行是相互依赖的，发展道路上的固着越强大，那么力比多机能越容易被外界障碍所征服，并退回到那些固着之处。退行有两种形式：对象退行和驱力退行。前者是指退回到力比多发泄的第一个对象上；后者指整个组织退回到更早的阶段。这两种退行都可以在移情神经症中找到。退行与压抑是由区别的：压抑是一种动力、位置的概念，而退行作用则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概念。癔症中出现的是往往对象退行，而较少有驱力退行，同时压抑也起主要作用；而在强迫神经症中，出现了驱力退行，同时也伴有压抑的存在。除神经症外，力比多冲动还可以通过其他社会许可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升华作用。

神经症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力比多的固着是导致神经症的内因，而外部的挫折则是外因。但外部的挫折本身并不致病，它只有在引起了人格内部的冲突之后，才有可能致病，而这种冲突正是自我本能与性本能之间的冲突。自我和力比多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遗传，但它们在面对现实的必要性时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自我本能是理性的，它易于接受教育，遵从现实原则行事；而性本能是非理性的，它难以教育，受快乐原则支配。现实原则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现实来实现快乐。从快乐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是自我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进步。

关于神经症的成因，我们可以参见弗洛伊德所给出的图示：



遗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质倾向，它与幼儿期的经验一道成为一种互补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幼儿期经验不一定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患者的幻想中的经历。在神经症领域中，心理事实才是决定性因素。至此，弗洛伊德已经抛弃了神经症的纯创伤性的因果关系，坚持先天的本能力量的重要性和幻想的重要作用。力比多退回到幻

想中是症状形成途径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弗洛伊德将之称为“内倾”。幻想也有回到现实的途径，那就是艺术。

神经症有两种：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真性神经症状与心理无关，是医学研究的对象，但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精神神经症。精神神经症包括移情神经症和自恋神经症。力比多按照其依附的对象可以分为自我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自恋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始终固着于自身，无法建立正常的对象爱，因此自恋神经症无法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加以治疗。精神分析主要治疗三种移情神经病——焦虑性癔病、转变性癔病和强迫性神经病。

焦虑不同于恐惧。焦虑是对情景来说的；而恐惧是关注于具体对象的。焦虑可以分为现实焦虑和神经症焦虑。现实焦虑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对生存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神经症焦虑又称多余的焦虑，是对某种状况产生的过分的焦虑。焦虑的产生与潜意识系统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某种特殊以往经验的重演。最早的焦虑产生于出生时与母体的分离。神经性焦虑又可分为三种：期待性的焦虑、关联与恐怖症的焦虑和焦虑的等同物。临床观察告诉我们：力比多在丧失自身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足以引发焦虑，它在身体过程的区域中发生。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以使力比多失去正常的使用而引发焦虑。

将潜意识的东西转译为意识的东西，取消了压抑，将病源冲突化为正常的冲突，这就是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应该说精神分析采取的是一种病因治疗，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寻找疾病背后的原因，而非仅仅是消除症状。具体的治疗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发现压抑；其次消除维持压抑的抵抗力。这一过程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患者的积极配合，包括他们寻求恢复健康的欲望和智慧上的帮助。另外，在治疗过程中还会遇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移情作用。这是病人向医生表现出来的一种爱的情感或愿望。它在治疗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于患者内心，并暂时是患者取得进步的强有力的动机。应该说，只要移情有利于分析工作，我们就不必打扰它，一旦它成为一种抵抗，我们就必须关注它，并向患者指出他（她）目前对医生的情感、态度等可能是他（她）过去投向于双亲或其他人物的东西。这样的分析可以使患者回忆过去，领悟症结所在。总之，消除阻抗、获得患者的信任，以及正确对待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所在。

【简要评介】

《精神分析引论》出版于1917年。它虽然不像《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那样出名，却是弗洛伊德著作中除《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之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也是译本最多的一部。仅弗洛伊德在世时就被翻译成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挪威语、希伯来语、葡萄牙语汉语、波兰语、捷克语等多国语言。本书可以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它的出版得益于因战争造成的临床工作的萧条。虽然弗洛伊德在此书的前言中不无灰心地说这些演讲缺乏新意，但无论是谁，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的文献都不会觉得它们枯燥无味。本书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例如关于焦虑和原始幻想的材料描述；第10讲中关于象征的概述是弗洛伊德所有关于象征的论述中最完备的；第14讲中对梦的形成的概述也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第20、21讲中对性倒错的理解比以前更加深入；最后一讲对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无法与之媲美的。即使是那些老掉牙的论题，如性倒错和梦的机制等，本书也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加以研究，而且给予了清晰的说明。

作为演讲，为吸引观众的注意，弗洛伊德使用了大量精妙之辞。例如，评价潜意识的研究时，弗洛伊德这样说道：“在几个世纪中，人类素朴的自恋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是我们想起哥白尼的名字……第二个打击是：生物研究剥夺了人有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人被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和动物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由现代的达尔文、华莱士和其前辈完成……但是，人类的自大还受到来自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研究试图证明‘自我’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须满足于大脑中潜意识是如何进行的少许信息。”整部著作结构清晰，论证严谨，深入浅出，涵盖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精髓，展示了弗洛伊德深邃的文化修养和令人折服的学术魅力。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